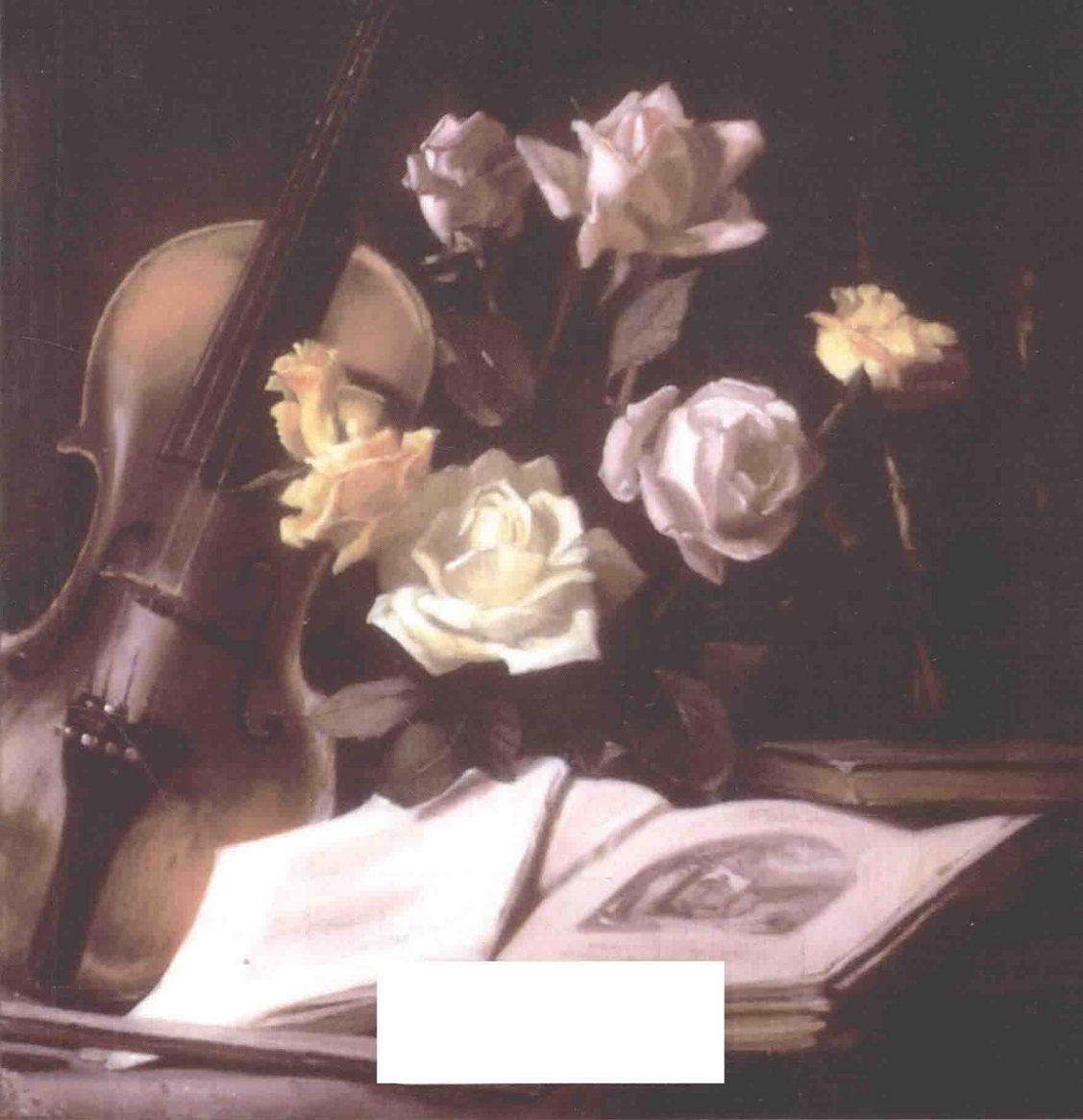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编译本)



MAKE-TUWEN ZHONGDUANPIAN XIAOSHUOJI

#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法) 马克·吐温 著 刘长迎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编译本)



MAKE-TUWEN  
ZHONGDUANPIAN XIAOSHUQI

#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法) 马克·吐温 著 刘长迎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房国贵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 （美）马克·吐温（Twain, M.）著；  
刘长迎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48-6

I. ①马… II. ①马…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80号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美）马克·吐温 著；刘长迎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8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48-6

定 价：20.0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 1  |
| 田纳西的新闻界.....          | 6  |
|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 12 |
|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 18 |
| 一个大宗牛肉合同的故事.....      | 26 |
|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 33 |
| 竞选州长.....             | 38 |
|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 43 |
| 一个真实的故事.....          | 48 |
| ——照我所听到的逐字逐句地叙述.....  | 48 |
| 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 53 |
| 法国人大决斗.....           | 58 |
| 一桩稀奇事.....            | 67 |

|                      |     |
|----------------------|-----|
| 被偷的白象.....           | 91  |
|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 110 |
| 与移风易俗者同行.....        | 117 |
| 他是否还在人间.....         | 131 |
| 百万英镑.....            | 139 |
| 迈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 157 |
| 谈撒谎艺术的没落.....        | 164 |
| 迈克威廉士夫妇对膜性喉炎的经验..... | 169 |

##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一位朋友从东部给我来了信，让我去拜访和蔼而健谈的西蒙·威勒，向威勒打听他的朋友里昂尼达斯·万·斯迈雷的下落。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来做个交代。事后我琢磨着，这位里昂尼达斯·万·斯迈雷恐怕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我的朋友准是策划着：只要向老威勒一打听，他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个无聊的吉姆·斯迈利来，之后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足以把我烦得要命。如果这是我的朋友存心这么干的，那他就如愿以偿了。

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儿有一座歪歪斜斜的酒馆，像个慵懒的乞丐。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服地打盹。他是一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与朴实。看到我进门，他站起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是我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个人的名字叫里昂尼达斯·万·斯迈雷，听说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如果威勒先生能把里昂尼达斯·万·斯迈雷牧师的消息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

我被西蒙·威勒逼到墙角，他用椅子挡住了我的去路，然后向我讲了一大通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既不露出一丝笑容，也不皱一皱眉头，从第一句开始，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的人，因为在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认真和诚恳的感人情绪。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都把讲故事当做一件重要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都是智谋超群、有勇有谋的大人物。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他。

“里昂尼达斯牧师，嗯，里牧师——嗯，这里从前确实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在一八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一八五〇年春天，不知道怎么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一八四九年就是一八五〇

年，因为他刚到这市镇的时候，那个大渡槽还没有修好呢。可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这儿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奇怪的人了。只要有人愿意和他打赌，他就绝对奉陪，碰上什么就赌什么。要是找不到，他就换到另外一边来也行。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奉陪。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很高兴了。即使是这样，他一直有好运气，出乎寻常的好运气，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老惦记着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而且随便你挑哪一边，他都照赌不误。赛马的话，收场的时候如果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狗，他赌；斗猫，他也赌；斗鸡，他还是赌；嘿，就是有两只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起来。要是举行野外的布道会，他每次必到，到了就拿华克尔牧师打赌。他打赌说，华克尔牧师是这一带地方讲道讲得最好的。这是不用讨论的，他天性就是一位好人。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往前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一个什么地方。只要你答应和他赌，哪怕要去遥远的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去那儿了，路上得花几天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基本都见过斯迈雷，都可以给你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嘿，他的故事绝对不会重了样——不管什么他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华克尔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我们都认为她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来酒馆了，斯迈雷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全凭主的大恩大德，她好多了。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还可以恢复健康。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就冲旁边的人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决不会好。’

“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可是那不过是孩子们的玩笑话，它跑得肯定比这个快一点儿，而且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虽然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或者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比赛中他们老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然后一下撵上它。可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它就抖起精神，拼出老命，拼命尥蹶子。四只蹄子四处乱甩，有的甩到空中，有的甩偏了踢到篱笆上，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和喷鼻息的声音越来越响，场面闹闹哄哄的——结果每次跑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都比别的马早一个头，刚好可以让人看得清楚。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文不值，只会坐在那儿闲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光等着机会偷东西吃。可是，只要被他押上了赌注，转眼它就变了。它的下巴颏向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

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牙齿像火炉一样放着光，似乎充满异样的感情。别的狗抓它、欺负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爬到它背上咬它的耳朵，可是安德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老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它情愿被欺负。那么押另一边的赌注一翻再翻，直到再没钱往上押的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一直不松口，你明白吗，只咬住不松嘴，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直到那狗认输。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遇上一条没后腿的狗，在它身上碰了钉子，那只狗的后腿被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很长时间，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德鲁·杰克逊扑上去咬它最爱咬的地方，立刻就发现自个儿上当了。怎么说呢，它当时好像是大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泄气的样子，再也没有努力去赢下那场比赛，它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瞥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心透了，这都是斯迈雷的错，不应该弄一只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它斗狗本来就是靠咬后腿的嘛。后来，它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旁边，躺到地上就死了。那是一条好狗，安德鲁·杰克逊要是还活着，准能出名，因为它有一套本事，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德鲁·杰克逊有真本事，它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想到它的下场，我心里就难受。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曾经养过捉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全是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论你和他赌什么，他准和你做对手，跟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到了一只蛤蟆，说是要带回家好好训一训。足足三个月，他什么事也不干，只呆在后院里教那只蛤蟆跳高。你别不相信，他还真把蛤蟆给教会了。只要他从后头推蛤蟆一下，那蛤蟆就会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也就是翻一个筋斗，要是劲头使对了，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四爪着地，就像一只猫那样。他还训练那只蛤蟆逮苍蝇，通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它能看得见，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只要教一教就行，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那块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你简直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一只停在那边柜台上的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一样‘扑嗒’一下落在地上，还拿后腿抓耳挠腮，神态自若，简直就跟没有那回事一样，好像觉得自个儿也不比别的蛤蟆本事大。虽然它很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谦虚、更爽直的蛤蟆了。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是你见过的所有蛤蟆中跳得最高的。从平地往上跳是它

的看家本领，你明白吗？如果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会拼命在他这一边押赌注。蛤蟆是斯迈雷的宝贝；要说也是，即使是那些见多识广的人也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把这小家伙放在一只小笼子里，时不时地带着它在大街上闲逛，设赌局。有一天，一个外乡的汉子——第一次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提着蛤蟆笼子的斯迈雷，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斯迈雷爱理不理地说：‘按着常理它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金丝雀；可惜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把它转来转去，细细地瞅了一会儿，说：‘嗯——还真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用处呀？’

“‘噢，’斯迈雷满不在乎地说，‘它又一个本事很了不起，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任何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又拿过笼子，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从从容容地说：‘是吗？’他说，‘我可看不出它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别的蛤蟆一样嘛。’

“‘也许你没瞧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也许是个内行，也许是个外行；也许你有经验，也或者什么都不是；这么说吧，或者只是个看热闹的。不管你怎么看，我有我的看法，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跳得高。’

“那个人想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呃，在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的话，肯定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就说：‘好办，那不要紧，只要你替我拿着这笼子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替他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在原地等着斯迈雷。

“这汉子坐在那儿很久，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后来他就把蛤蟆从笼子里头拿出来，把它的嘴撬开，掏出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的火枪铁砂子，直到蛤蟆的下巴颏都满是铁砂，这才把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到泥塘的烂泥里稀里哗啦的乱抓了一气，还真逮住了一个蛤蟆。他把蛤蟆带回来，交给那个人说：

“‘好了，要是你准备好了的话，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放着，把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来喊开始。’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跳！’他和那汉子都从后面轻轻地推那两只蛤蟆的背，那只新抓来的蛤蟆蹦的很有劲头，可是丹尼尔一直喘粗气，耸肩膀——就

这样，——像一个法国人似的，可是没有用，它就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也不能动，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斯迈雷简直莫名其妙，又觉得上火，当然啦，他怎么也没想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时，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看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有什么了不起的。’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端详了丹尼尔好一会儿，最后说：‘这蛤蟆怎么就这么栽了，到底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厉害。’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抓起来，说：‘它至少五磅重啊！’他就把它倒起来提着，它一下子吐出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反应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惜没有追上。”

这时候，前院有人喊西蒙·威勒的名字，他就站起来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对我说：“在这儿坐着，先生，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可是对不起，我想即使听完那个有赌癖的流氓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不可能打听到里昂尼达斯·万·斯迈雷牧师的消息，于是我拔腿就走。

走到门口，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哎，我跟你这个斯迈雷有一头只有一只眼睛的母黄牛，而且尾巴没了，只剩一个尾巴撅子，就像一根香蕉，并且——”

可我没有工夫，也没有这个兴致。还没等他开始讲那头倒霉的牛的故事，我就告辞走了。

一八六五年

## 田纳西的新闻界

一位记者把孟菲斯《高山报》的总编辑称为过激派，孟菲斯给予他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还在写头一句话的时候，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时，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充满着无耻的作风、子虚乌有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告诉我，南方的气候益于健康，因此我来到南方的田纳西，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还有另外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个桌子上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显得有些凌乱。角落里有一只装满沙子的木箱<sup>[1]</sup>，里面有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可以上下开关的塌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了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一八四八年。他正在吸着一支雪茄，用心推敲着每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了。他皱眉瞪眼，样子非常可怕。我估计他正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稍微看一下，并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有趣材料通通简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

---

[1] 当时人们为了让信或稿子上的墨迹快干，会在其上撒黄沙再拂拭干净，类似吸墨水纸。

公司不是要放弃巴扎维尔，而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站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们当然是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丝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落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并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行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他在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认识到他的错误。他显然是受了尚未完全揭晓的选票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错误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目前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达成合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且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变得很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嚷道：

“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认为订户们会看得下去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支笔像这样恶毒地连勾带划地一直往下乱涂，像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划乱改。他正在大肆修改文章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震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啊，”他说，“那就是史密斯那个混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了。”于是他很利索地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手枪来放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上。他正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了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了一只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无情的涂改和增删。他刚刚改完，就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扔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把火炉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了我的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已经用不到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

情。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文章应该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被删改得体无完肤了，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自己的孩子。现在它成了下面这样：

###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打算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19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那些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容的读者们。巴扎维尔将被丢到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那些骗子们自己可恶的脑子里编造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那就最好把这个谎言收回去。

希金丝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那个笨蛋布洛松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伦旅舍不走。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世界赋予新闻事业的使命是传播真实的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的趋向，并使所有的人更高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个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那伟大任务的身份，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的材料修马路——其实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小如弹丸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sup>[1]</sup>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真是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个卑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你看，要这样写才行——既富于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让我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啦地打得很响，震得我背上发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

[1] 原文为Mustard-Plaster，是一种用芥子末制成的药膏，能让敷上膏药的地方发红，对抗刺激性。

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

他猜得不错。上校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手枪。

他对主笔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那个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打个交道吧？”

“可以，老兄。我也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咱们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则将它的旅程终止在我的大腿上。上校的左肩被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膊上中了一枪。等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仅仅受了一点轻伤，而我被打碎了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还是出去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参与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试选举和收成的问题，而我只能用手捂伤口。他们马上又开枪了，相互打得很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六枪中的五枪都打在了我的身上。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现在他应该告辞了，因为他还要进城去办事情。于是他就探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让我招待客人，就不免有些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我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继续说：“琼斯三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尼斯配也许还会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福格森尔大约四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有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可以写一篇挖苦警察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还有子弹在那个犄角里，另外棉花和绷带放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那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

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之后，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险境，以至于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通通无影无踪了。吉尼斯配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准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被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将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一直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空中闪耀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写着摆脱这职务的辞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群乱七八糟的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被炸得血肉横飞，被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暴风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sup>[1]</sup>，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五分钟之内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这一场厮杀所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绩。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可不得不请您原谅。我想我也许再过些时候，写出的稿子才能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学会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词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出的文章难免会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仍然不愿意像您的这家报纸那样，引起人家这么注意。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十分喜欢，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的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顺着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囱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叫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下去了；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得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都包不住身子了；您出去吃饭的时候，琼斯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尼斯配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

[1] 有一些部落会在出战之前或战胜后跳集体舞蹈。

头皮剥掉了，他干得简直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sup>[1]</sup>，他们都拿着战斧把我吓得魂魄出窍。总的来说，像今天所经历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实在对不起，我喜欢您，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无法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所支配，而且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那股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会不可避免地惹出一窝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又要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了，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绝不留恋。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彼此便歉然地分手了，我就搬到了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了下来。

---

[1] 有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出战前会在身上涂抹颜料或画上脸谱。

##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我辞职不干了。可是政府的工作好像还在照常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车轮上都少了我这根轴条。我原来是参议院委员会的秘书，现在已经辞去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心思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只能离开，因为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所遭遇的所有令人气愤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那我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他们指定我为委员会的秘书，却不许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对我客气过。每当我发现某个部门的领导推行错误的路线时，我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当成我的职责。可他们从来没有谢过我一回。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认为法拉库特<sup>[1]</sup>海军上将在欧洲也没干什么，闲闲散散的，像是在郊游野餐一样。这个嘛，也许很不错，不过我不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并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请您注意，我并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是可以的。可现在，他们还不如到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了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但我并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有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行，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负责什么的。我心想在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名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委员会的秘书。你猜他

[1]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库特，一八六六年任美国海军上将。